歷代刑法考

雜錄　按表傳所載有未詳應歸何類者彙錄於此

不合衆心　恩澤侯表高安侯董賢坐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免自殺董賢傳莽使謁者以太后詔曰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何武傳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衆職廢　恩澤侯表博山侯孔光以丞相侯坐衆職廢免孔光傳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遂策免光曰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

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不忠孝父子賊傷近臣　恩澤侯表高陽侯薛宣永始二年坐西州盜賊羣輩免其年復封綏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賊傷近臣免

按宣傳云初宣有兩弟明修後母常從修居官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其免丞相詔亦云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是宣之初次免兼以不忠孝也其後次免則以子況賊傷申咸也此表有誤

耎弱不勝任　王尊傳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百官表孝元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琅琊張譚仲叔爲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尹賞傳遷京兆尹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愼毋然

按甘坐殘賊而不坐耎弱可以瞻當時之風氣矣誰爲厲階是可歎也

爲姦讒　恩澤侯表方陽侯孫寵坐前爲姦讒免徙合浦息夫躬傳躬寵邁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爲南陽太守封方陽侯丞相御史奏躬辠過上繇是惡躬等免躬寵官遣就國哀帝崩有司奏方陽

侯寵及右帥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
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按姦讖指東平王雲獄事丞相王嘉固疑東平獄事不
實也
受太子節　功臣表亞谷嗣侯賀坐受衛太子節掠死顏
注以衛太子擅發兵而賀受其節疑有反心故見考掠而
死也
按此忠於太子者故至考掠而死即可見當日治獄者
惟以考掠爲能矣
痼疾不任朝　王子侯表東莞侯吉坐痼疾不任朝免
病狂易　王子侯表樂平侯訢坐病狂易免　元壽二年
更封共樂侯顏注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補注蘇輿曰易
訓輕讀爲禮樂慢易之易顏讀如亦音似非

按此侯績封則狂易之病愈矣狂易之易當讀如亦蘇讀爲慢易之易非也說文疒部𤺺脈𤺺也从疒易羊益切段曰脈𤺺疊韻字脈𤺺者善驚之病也潘岳賦靡聞而驚無見自脈徐爰注言雉性驚鬼黠漢書所云易病者當是𤺺之段借廣雅釋詁一𤺺病也王氏疏證曰𤺺謂狂病也又釋詁三𤺺癡也疏證曰脈𤺺猶辟易也吳語稱疾辟易韋昭注辟易狂疾韓非子內儲說云公惑易也易與𤺺通據二說易卽說文之𤺺其音不當如蘇說也本按玉篇𤺺羊赤切脈病漢志有客疾五藏狂顛方十七卷是狂顛之病發於五藏史記正義曰寸口脈之大會五藏六府之所終始病發於五藏故謂之脈病脈病者狂顛病也說文𤺺字與𤹊字相連𤹊狂走也是許意亦以𤺺爲狂病也廣雅釋詁四瘨狂也疏證曰瘨之

言顛也素問腹中論石藥發瘨芳草發狂王冰注云多喜曰瘨多怒曰狂字通作顛急就篇疝瘕顛疾狂失響顏注顛疾性理顛倒失常也然則據玉篇之說而以漢志通之許之脈瘨卽脈病不必如段氏疊韻之說矣

年老　百官表孝武太初三年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年老免補注先謙曰此又一上官桀從李廣利征大宛以敢深入爲少府見廣利傳非左將軍上官桀

按此條年老免官與前東莞侯以痼疾免侯若今時入法之年老官有疾官也

不法　百官表丞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諸吏得舉法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二十九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賈山至言選方正之士賢者使爲常侍諸吏此諸吏之始也加諸

吏得乘劾殿省吏不法

非法　續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則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從事吏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丁鴻傳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

按不法即非法並謂事之悖乎法者大小輕重無所不包與不如令及非所當爲似又不同疑律文中有此名詞

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　桓紀建和元年詔州郡不得

迫脅驅逐長吏

按州郡無驅逐長吏之理而當時必有其事故特詔禁之非舊有此律文也

三互法　後書蔡邕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南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闕不補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按此亦後來所立之法非舊律所有蔡邕言之而不省也

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　後書蘇不韋傳父謙累遷至全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屬李暠爲司隸校尉

收繫詰掠死獄中屬又因刑其尸

按此殆因諸侯交通賓客而設此禁然何至掠死並刑其尸可謂酷矣

入山鑿石　後書順紀永建四年詔以民人入山鑿石發洩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如建武永平故事

按此後來講風水之權輿也

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　宣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翶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

按月令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古法也蓋久不行矣宣紀此詔因神爵來集而設且限以三輔其尚未合乎古之道歟

六條　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顏注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淩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歛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補注王鳴盛曰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察强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而歴考諸傳中凡居此官者率以督察藩國爲事如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淄川王終古罪文三王傳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王子

傳青州刺史雋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亦見不疑傳又昌邑王封海昏侯揚州刺史柯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發不得敞圍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削其戶蓋寬饒在文帝時已慮諸國難制吳楚反後防禁益嚴郡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要務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壽案察之無所容貸遒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傳相袁宏後漢紀永甯元年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藩國爲事東京猶然俞樾曰漢分天下爲十三部故有部刺史之名所謂部者若唐之言道宋之言路元之言行省也先謙曰後志劉注引六條守利作守

吏刻暴作苛暴剝截作剝戮正令作政令

按續志引蔡質漢儀守利不作守吏閣本官本局本皆同王所據未知何本也此六條爲刺史省察郡國者郡守國相觀其治狀之能否其餘事關一州者無所不包藩國自在省察之中其時諸侯王率多驕侈故藩國關涉之事不少守相之黜陟乃常事史故不具非刺史專以此爲要務也武帝常分遣博士巡行天下刺史之設殆即此意豈專爲藩國哉薛宣傳成帝初言陰陽不和咎在部刺史不循守條職翟方進傳遷朔方刺史所察應條輒舉並指此六條言可以見此六條刺史察州之責任皆其要務也鮑宣傳遷豫州牧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顏注出六條之外宣坐是免歸此又以不遵守六條爲罪益可

見此六條之重要而非專爲藩國矣惟既爲刺史察州之要務自當載入律文之內而無文以證之今故附列於此焉

九條　玉海六十五　唐六典惠帝三年舊作六年　相史奏御史監三輔不法事詞訟盜賊鑄僞錢獄不直繇賦不平吏不廉苛刻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當服凡九條

按百官表刺史未設之前丞相遣史分刺諸州不常置此九條蓋丞相史刺州之所用者六條行而九條廢矣其大旨亦該於六條之中盜賊鑄錢尋常獄事惟弩力一條爲禁兵器律文中當別具條文矣

律說

律說　漢書諸家注頗引律說

按諸家注中頗引律說而不著其名無以知其爲何人

之語然必漢時說律諸家此漢律原文也

律三家　後書陳寵傳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按此三家者不知誰氏小杜律殆是其一家歟

小杜律　後書郭躬傳父弘習小杜律注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按杜周傳少子延年行寬厚延年傳亦明法律本大將軍霍先吏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其治侯史吳獄侍御史迎合光意劾廷尉少府縱反者爲不道延年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爲不道於法深雖爭之不得而其用心平恕不詭隨以阿附實非同時諸人之所能及其說律之書必不爲張湯趙禹之故轍與乃父斷獄之深刻亦必不同觀於郭氏世

習小杜律而用法多依矜恕其宗旨可推而知焉惜其書不傳矣

郭躬傳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中子晊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鎭少修家業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鎭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大傅三公奏鎭宜顯爵士乃封鎭爲定潁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嗣爵累遷復至廷尉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鎭弟子禧少明習家業延熹中亦爲

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隷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按郭氏世傳家業其家業小杜律也傳所云公者一人禧也廷尉七人見於傳者躬鎮賀禎禧者五人餘二人未詳侯者三人鎮賀鴻也縣延至數十百年亦云盛矣本傳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注貪與探同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此也蔚宗此論恕心用三字實爲平刑審斷之本酷

虐殘暴之人習焉而不察者皆由其心之不恕也恕則仁心自生酷虐殘暴之爲即有不忍爲之者矣躬傳父業授徒至數百人東京法學之盛竝出於諸名家傳授之有素與傳經相等必詣丞相府肄業者之舊制不知尙行否躬傳有孫章秦彭二事已見賊律二矯制條下

法名家　郭躬傳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族當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注名爲明法之家

按雄以明法律孤宦特起三世爲廷尉名爲明法之家可見當日於法律一事推爲專門之學士之明於法律者見重於一時而一時之士亦知講求此事不若近世

以來刑名之學無人問津也

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後書陳寵傳曾祖父

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郎乞骸骨去

職及莽簒位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其後莽

復徵咸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

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

利愼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

寵明習家業辟司徒鮑昱府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

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肅宗

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

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

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

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注篣即搒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

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寵子忠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

按陳氏自咸至忠五世惟欽不詳爲何官餘皆典刑法與郭氏吳氏並世傳家業者也咸固傑士寵鉤校律令條法之溢於甫刑者議刪除之內有大辟四百一十實爲刑法之一大議論乃其事竟不施行迨寵爲司空亦未議及此事豈阻礙多乎唐律大辟凡二百三十三視漢之六百一十幾少三之二非太宗之毅力亦不能決然行之通考一百六十八太宗初議死刑之屬五十皆免死斷右趾繼又改爲加役流比隋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蓋視開皇律爲更輕矣漢之大辟孝武時四百九條至成帝時多至千餘條實有不可不減之理梁統言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歸咎於丞相在當時之丞相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固不足道而其咎不在於減死刑夫以死刑如是

之多而統猶以刑輕爲非屢以重刑爲請吾正不知統果何所見而云然也寵言大辟六百一十在和帝之世以視成帝時已少十之四然猶視孝武世爲多孝武爲漢世用刑最重之時而後來之死刑復有增益渾罕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也後之作法者其愼諸

叔孫宣郭令卿章句　晉志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按叔孫宣郭令卿竝不詳爲何時人陳寵於肅宗時言律有三家而晉志言十有餘家當皆在其後郭令卿或

爲潁川之裔令卿其字也郭躬傳所著見之人鎮字桓鍾傳本禎字公房注據紀餘皆不知字則亦難定其是否矣

馬融章句　詳上

按融傳載所著述皆經傳注說及賦誄諸文字而不及律章句豈以律爲官書而不錄歟

鄭玄章句　詳上

按康成本傳亦不言爲律章句與季長之傳同晉魏但用鄭氏章句是其書當時甚尊重之迨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錮其苛穢存其清約其時杜預又爲之注解其自謂所注皆綱羅法意然則舊時章句亦必有在綱羅之內而存焉非竟一概屏除也

張斐亦爲律注表上之其所稱律義之較名凡二十似皆漢人章句之舊文今約舉其可證者數條知而犯之謂之故者淮南汎論訓物問其故高誘注故意也國語楚語夫其有故韋昭注故猶意也夫曰意者有意之謂即知而犯之謂也不意誤犯謂之過失者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過無本意也無本意即不意也逆節絕理謂之不道者廣川王去傳議者皆以爲去逆節絕理大惡仍重大惡者大惡不道也取非其物謂之盜者穀梁定八年傳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又哀四年傳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取其非物即非所取而取之謂也以上數條意皆本於漢儒而不意誤犯本於鄭注其爲出於鄭氏章句尤屬顯然惟鄭云無本意其語最爲渾含此加入誤字則過與誤未免混淆恐

是晉人所改非漢律之原文也

封諸侯過限曰附益　諸侯王表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

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

按張晏所引鄭氏說當爲康成章句中語漢書注多引

律說此明著之曰律鄭氏說自當屬康成非漢書音義

所稱不知名之鄭氏也

律本章句　應劭傳又删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

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尙載籍也載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

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

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

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

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

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

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
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
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
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皆删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
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
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按劭之所述書凡八種隋經籍志所錄者有漢朝議駁
三十卷梁有應劭律略論五卷亡及春秋決獄十卷餘
皆不著錄是在隋時所存者已僅有二書今則并此二
書而亦亡矣律本章句於馬鄭諸家章句之外晉志所
謂十有餘家者此書當在其中律本者造律之本原後
來杜預張斐律本之名當本於此廷尉板令已詳諸令

門內餘並詳決事類

律略論　隋經籍志梁有應劭律略論五卷亡

按劭本傳不載此書唐有劉劭律略論五卷而無此謂

攈遺二十終

軍法

高紀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兵權謀家韓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按此文軍法在律九章之外韓信所定者漢書注多引軍法乃其書也至藝文志之兵法乃孫子吳子之類所述乃行軍之要與軍法不同今就諸書所引編輯成卷附於漢律之後

畏愞　武紀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注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音如掾反師古曰又音乃館反官本史記韓安國傳索隱引如注愞作橈漢書韓傳引作懦功臣表合騎侯公孫敖坐將兵擊匈奴與票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罪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將梁侯楊僕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個贖完爲城旦兩粵傳明年秋餘善東粵王迺遂發兵距漢道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郤就便處皆坐畏懦誅

按畏愞韓安國傳注引如說作畏懦功臣表皆作畏懦後書光武紀注引漢法作畏愞南匈奴傳注引作畏愞愞懦同是律文實作畏懦史記注作畏橈恐有誤

逗留　見上條匈奴傳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

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鹵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注孟康曰律語也謂軍頓止稽留不進也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二年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注說文曰逗留止也前書音義曰逗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留畏懦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爲務也逗古住字南匈奴傳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

按逗留畏懦軍法本是一條而當時治獄者每分引之

茲亦分列爲二條霍去病傳望侯張騫傳合騎侯敖竝坐行留行留卽逗留而功臣表竝言坐畏愞可見二條爲二事隨事引用也

逗橈 韓安國傳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注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軍法語也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逗又音住

按律文曰逗留畏懦而此傳言逗橈者疑是有司斷獄約律文言之非直稱律文也

不至質 田廣明傳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旣出不至質引兵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注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功臣表作不至期補注先謙曰期謂

所期之地史記作不至質當死義同

按本傳作不至質與史表合疑此是律文不至期者有司治獄之詞上條虎牙將軍亦以不至期自殺並軍法之重者

亡失多　公孫敖傳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李廣傳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蘇建傳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功臣表平陵侯蘇建坐爲前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罪免武紀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民

按蘇建獨身脫歸是全軍並没四事中以此爲重而不分輕重者罪已至死無可復加也

後期　張騫傳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楊僕傳以書敕責

之日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後書龐參傳參於道爲羌所敗旣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

按張騫一事而傳曰後期表曰畏愞霍去病傳曰行留李廣傳亦曰後期此當是當日獄詞所言較詳傳者各約其詞遂致參差失期卽後期僕失期而不加罪者以其先有功也龐參失期而以詐疾下獄此軍事之所以不振歟

迷失道　趙食其傳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武紀作後期

按迷失道情節爲輕而罪亦至斬者軍法也匈奴行國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宮室爲標識廣莫之野所可推測惟山川耳雖以李廣之在邊年久亦倘有失道之事然爲將而不知地理其敗也宜也大約當時以塞外沙漠

之區無精確地圖國家亦無使人測繪之舉若張騫者
蓋亦希有者矣
首謀不進　武紀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
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
境被害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
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
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
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
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
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顏注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
輜重
按首謀不進疑亦軍法之文
奔北　後書桓紀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

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

沮敗　後書和紀永元九年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注東觀記曰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誅參本傳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

按奔走也左傳隱九年進而遇覆必速奔疏必速迴奔走論語奔而殿朱注奔敗走也文選李陵荅蘇武書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李善注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婁敬傳適今妄言沮吾軍顏注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奔北沮敗與逗留畏懦同為斷語似並是漢軍法之文

不循法　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任不

省校尉又背義妄行棄師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卒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巳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議厥路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顏注循從也由也

按不循法即上文之背義妄行棄師而北及不能盡力也

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

史記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

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屆同漢書馮唐傳注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按尺籍者斬首上功之籍也伍符者尺籍中什伍相保之符信也下縣移郡者上功之幕府下之移之也是時雲中守魏尚以上功首虜差六級削爵罰作故有家人子安知尺籍伍符之語令人故行不行與上文語意似不甚相屬疑爲二事故行不行依索隱說與唐律之征人冒名相代爲近或曰此尺籍書當由幕府遣使行之若有故行及不行者則有奪勞之罰似亦可通

勒兵而守曰屯　史記傅寬傳徙爲代相國將屯集解如淳曰既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案孔文祥云邊郡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

兵後因置將屯將軍也漢書趙充國傳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顏注領兵屯於上谷也馮奉世傳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爲名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顏注且言領兵屯田不言討賊輯證按傳云分屯三處所謂以將屯爲名也非屯田

按將屯之義當從律文師古說每參差輯證駁之是

營軍司馬中　趙充國傳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注如淳曰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

按營軍司馬中與宮司馬中同爲禁地卬於充國雖父子亦不得擅入故得罪

棨戟即爲斧鉞　郭躬傳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

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注有衣之戟曰棨

按躬議頗得仁恕之意小杜律之宗旨如此宜其自成爲一家也

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　胡建傳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

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注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按此以黃帝李法爲據豈漢軍法中載此文歟李法所言自是行軍之際故壁壘定而穿窬者即屬姦人在可斬之列若此御史之穿北軍壘垣自與行軍時之壁壘

不同豈得緣以爲比建藉此以立名耳

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魏志高柔傳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全活者甚衆

按此云舊法乃漢法也柔說極爲明曉自此全活者甚衆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李陵母妻被誅遂絕生還之望亦可哀已唐捕亡律從軍征討亡臨對寇賊而亡者斬

不及其妻子此等苛法唐律盡删之盡矣

囂讙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軍有囂讙夜行之禁

按地官司虣禁其鬬囂者注囂讙也秋官銜枚氏掌司

囂注蔡囂讙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讙說文譁也

左傳成十六年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

心注囂喧嘩也陳合宜靜而益有聲此鄢陵之役楚以

軍囂而敗也囂讙乃軍中之大禁漢軍法有此禁其制

亦古矣

捕斬單于令　甘延壽傳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

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

成侯陳湯傳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

校尉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多策謀喜奇功與延

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支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延壽湯令軍士圍城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竝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

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於是天子下詔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上告宗廟大赦天下

按甘延壽陳湯之功始終爲石顯匡衡所抑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遂與之有隙匡衡阿附石顯者也延壽僅封三百戶侯湯僅賜關內侯杜勳親斬郅支首而不賞此千古恨事也今就湯傳綜論之傳云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怒

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此著郅支負漢之罪劉向疏所謂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元帝詔所謂匈奴郅支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以明郅支之當誅也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亦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此著郅支之剽悍終爲西域患以明郅支之不可不誅也傳云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又云康居兵萬餘騎分十餘處四面環城此著康居之助郅

支不得以郅支兵少而易視之也傳又云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入康居東界東至單于城六十里止營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願歸計彊漢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鬥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

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此敘其戰事班書中未有如此傳之詳者以見郅支之不易取而延壽湯調度之有方吏士之用命於一日之閒立破堅城非尋常之戰功可比也方五單于爭立其強者爲呼韓邪與郅支郅支破呼韓邪呼韓邪降漢郅支

亦嘗遣子入侍漢亦以單于待之郅支死而呼韓邪且
喜且懼是郅支爲呼韓邪所忌呼韓邪亦以單于視之
元帝詔亦以單于稱之乃顯衡日非眞單于此何理也
謂非强盛時之匈奴則可謂非單于則不可也郭忠以
屬國都尉其騎士射殺匈奴之犂汙王封成安侯七百二十四戶傅介子以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七百五十九戶續相如以
誅斬扶樂王首封承父侯千百五十戶王恢以捕得車師王
封浩侯犂汙王何奴之裨王也樓蘭車師西域之小國
也竝得封侯鄭吉僅破車師一城又以迎日逐王封安
遠侯七百九十戶乃顯衡等猶以爲不可趙弟以騎士從貳
師斬郁成首封新時侯而杜勳親斬單于竟不得賞以
漢之舊事相比而益見此事之未饜衆心也劉向之疏
以及谷永之上疏訟湯耿育之上書寃訟湯具見本傳

文繁不備錄班氏詳述之史筆也夫捕斬單于非尋常之克捷可比漢有此令而未嘗有其事衛青七出擊匈奴霍去病六出擊匈奴惟青一與單于遇漢軍圍之單于曾圍走乞未嘗與單于遇也蘇建趙信獨逢單于盡亡其軍信降敵更安望捕獲哉今幸斬郅支首懸諸藁街而又以非眞單于抑其功匡衡始終沮湯實不解其是何居心也

詐增虜獲　功臣表宜冠侯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免恩澤侯表富民嗣侯順坐爲虎牙將軍詐增虜獲自殺馮唐傳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後書滕撫傳廣陵賊張嬰等反寇廣陵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

徼還棄市

按秦上首功漢承用其法故論功以級計魏尙止差六級即削爵罰作其法嚴矣宜冠之贖罰田順之自殺必其所捕者多趙序之棄市以畏懦不進當不僅以詐增首級也

夜行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軍有嘂讙夜行之禁司寤氏以詔夜士夜禁禁宵行者夜遊者注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百官表衛尉屬官有衛候續志衛尉屬官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宮注漢官曰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李廣傳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

也宿廣亭下文選鮑照放歌行鐘鳴猶未歸注崔元始正
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中不得有行者

按夜行之禁不獨行於軍中凡都邑平時亦重之漢法
入之軍法者殆以所屬皆衞士有關於軍法歟百官表
有衞候而無都候續志有都候而無衞候當是東京所
改唐律犯夜在雜律

無干車無自後射　詳田律

按鄭志引作軍禮

介胄之士不拜　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
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
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
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驅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此眞將軍矣鄉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按介冑之士不拜古禮也漢軍法中當亦有之故亞夫行之

軍中不得馳驅　見上

按此亦軍法也與禁嘂讙同意

都軍官長史一人　衞青傳長史安注如淳曰都軍官長

史一人史記正義同

按此官名之屬於軍者

弗赦　恩澤侯表鄔侯駟鈞坐濟北王興居弗赦免

按弗赦之罪當亦軍法所具

大有利　鼂錯傳今茲隴西之吏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

按法曰大有利當指軍法匈奴傳不載此事他亦未見

蹶張士　申徒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蹈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史記嘉傳索隱孟康云主張强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有蹶張士百人是也說文走部趚距也从走厈聲車者切漢令曰趚張百人段曰距當作歫止也一曰搶也按蹶弩主於掌距故

引越張考許書趨趆二字竝出趣云跳也趆云距也引漢令與如孟引作蹶張不合今尋繹字義趨者跳起也趆者拓也如孟二家作蹶張皆由誤認蹶趨趆爲一字耳篇韻皆云趨同趯正誤合二爲一之證王曰段氏以爲誤認是也篇韻皆別收趆字

按此字漢書作蹶蹶跳也諸家之說其字似皆从厥許書作趨依段說其義較長玉篇蹶跳起也趨同上又出趆字尺夜切怒也一日牵也又丑格切半步也廣韻十月趨跳趨趆同上四十禡趆趆蹶立也竝於趨外別出趆雖訓各不同而分趨趆爲二字則同然斥者㡿之俗體竝非二字則其誤又不僅誤認趨趆爲一矣

據遺二十一終

決事類　故事附

決事比　刑法志孝武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顏注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書陳忠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注比例也秋官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注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此八者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士師八成注若今時決事比疏凡言成者皆舊有成事品式後人依而行之決事依前比類決之

按決事若今時之成案也周之八成乃成法與漢之決

事似不甚同先鄭取以爲況似漢之決事比即視爲成法矣孝武時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可謂繁矣陳忠之二十三條第就當時法之苛者言之耳晉志謂卒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孝武之書當亦如是後來或亦有編入令甲中者賈疏若今律云云謂唐律也然唐律並無此文或當時令中有此文唐令已亡諸書所引亦不能全也

辭訟比　決事都目　法比都目　陳寵傳辟司徒鮑昱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玉海六十五東觀記鮑初中司徒辭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

雜難知鮑昱爲司徒奏定辭訟比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晉志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采入通志引採作探

按寵傳祇辭訟比七卷東觀記增出決事都目八卷晉志則名曰法比都目爲九百六卷多寡懸絶如此考漢初承秦之制天下學法律者皆詣丞相府丞相府爲總領法律之處哀帝改丞相爲司徒官名改而職事不改東京設三公太尉雖在司徒前但掌兵事凡人民之事仍歸司徒故辭訟以司徒府爲繁寵爲此書便於引斷吏不能因緣輕重故公府奉以爲法傳所云決事科條

以事類相從當卽指決事都目而言特言之不詳耳鮑昱奏上者本止一七卷一八卷之書晉志所稱九百六卷有嫁娶在內且後來世有增益積卷遂富故多寡不同其稱都者總也司徒總領法律故曰都也應劭傳章懷注司徒卽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是亦以司徒當丞相也風俗通記南郡女子何侍搏姑一條詳賊律三搏姑條下內稱司徒鮑宣決事云云當爲決事都目之文鮑宣乃鮑昱之訛宣官至司隸未嘗爲司徒亦無決事之書搏姑一獄論極平允固非畸輕者也

尚書舊事　詳律說律本章句條下五目同孔光傳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後書鄭弘傳注引爲尚書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

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按舊事卽故事觀孔光傳是尙書省中有此官書隋
所編纂者鄭弘傳著之南宮以爲故事也東漢洛陽宮
有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隋經籍志有南臺奏事二十
二卷與漢名臣奏事相次在刑法篇唐志刪於漢令中
似南宮奏事亦尙書舊事之類南臺卽南宮也
決事比例　詳上
按此亦決事比之屬
司徒都目　詳上
按此亦決事都目之屬
五曹詔書　詳上書鈔九十七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中興
甲寅詔書曰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辟士四
科一曰德行高妙志潔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

曰明集法令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略此謂四科今本漢官儀但稱世祖後書和紀永元五年注引作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

按尚書五曹詔書所出兩漢詔書見於兩漢書者輙之尚可成編茲不備錄辟召詔書關於法律故特錄之互詳尉律選舉

春秋斷獄　詳上藝文志春秋類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隋志春秋類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法家類春秋決獄十卷黃氏正

按春秋斷獄當即董仲舒之春秋決獄諸志書名各不同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十卷宋志作春秋決事一本作決獄然則春秋決獄其本名也困學紀聞云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是南渡時已亡原書凡二百三十二

事今有玉函山房輯本一卷今備錄於後此關於漢時讞法乃決事比之權輿也

春秋斷獄

拾道旁棄兒養以爲子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乞養子杖生父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通典六十九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一代

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云云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云云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

放麑　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傅其議何如董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徙之可也　六帖廿六　二十董仲舒春秋決獄曰君獵得麑云云又淮南子孟孫獵得麑使秦巴持歸烹之其母隨而啼巴不忍去之孟孫怒逐秦巴西居一年取爲子傅曰一麑猶不忍況人乎董仲舒曰云云

按白帖此文先引君獵云云中間忽雜以淮南一事葢

引以證得麗之事而文法則閒隔恐傳寫有誤

武庫卒盜弩　甲爲武庫卒盜强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鏃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王鎔曰以上二論皆或說曰此下仲舒所斷）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郡兵所盜贓值百錢者當坐棄市　詳盜律盜武庫兵

毆父　甲（按甲下當有父字）乙與丙爭言相鬭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鬭莫不有怵悵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詳賊

律毆父母

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詳雜律私爲人妻

按以上六條前二條明言董仲舒後四條明引董仲舒春秋決獄並確爲董氏之言惟唐志稱春秋決事而白氏唐人乃稱春秋決獄御覽亦稱春秋決獄而宋志亦稱春秋決事是一書而二名也

爲姑討夫　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　禮記檀弓子殺父凡在

宮者殺無赦注言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之子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弒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

按此條異義但稱公羊說而不言仲舒果否爲決獄之文無他可證玉函輯本謂案其文義亦決事之文亦聽度之詞漢人以公羊決獄者亦不獨仲舒也第許鄭之駁難實有關於法律故詳錄之玉函本所輯凡八條其七條已見上其一條云武帝外事夷狄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穀最重粟麥見類聚八十五引漢書輯本謂閻若璩困學紀聞箋以此條當決獄佚文據錄本按此條之文見食貨志乃仲舒說上之語與決獄無涉困學紀聞閻箋但云類聚亦載一事而未舉其文蕭山王紹蘭曰朱竹垞經義考亦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今攷類聚六十六是引韓子孟孫獵得麑事非引決獄蓋朱閻俱誤記六帖爲類聚耳然則輯本引此

條當之實是錯誤今故不編入正條中而考之如此

五行志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廟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案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皐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

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辠當重燔簡辠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安王入朝始與帝舅太尉

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
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
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
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
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
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董仲舒傳遼東高廟長陵高
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
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
不敢復言災異通考一百六十三 容齋洪氏隨筆曰淮南衡山
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
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
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啟之也

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儆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按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最爲醇正然至其論諸侯王則皆主於誅殺仲舒此對與天人三策議論迥別眞西山亦謂太史公言賈誼明申韓今讀政事書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其爲申韓之學至諸侯王皆衆髖髀等語然後知太史之說不繆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聖賢處事固不同也蓋諸侯王雖漢初之深患然根連株逮而誅勦之於後固不若建法立制而閑防之於初也孝文時淮南濟北亦嘗搆逆討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嘗深竟黨與亦不聞復有後患何必誅及二萬餘人哉

按桓釐廟觀盡當毀而不毀故爲天所災此孔子之竟也公羊家說雖與左氏不同而以爲不當立則董仲舒

推衍其意而爲此說蓋深有見於田蚡之驕橫淮南衡山之恣縱將有大患不若早正之耳使早正之其黨與必尚少何至誅及二萬餘人哉賈誼鼂錯之倫其說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武帝時終用其說而諸侯之勢遂分是其說未可議也且其言曰爲法制人主之斤斧也是斤斧云者非謂盡人而誅之也亦爲之法制而已其所謂法制即衆建而少其力之說乃不通觀其說之終始但取一語而非議之殊未得其實也呂步舒治淮南獄深竟黨與乃不得其師之意者若因步舒而歸罪仲舒此猶李斯以督責治秦而歸罪於孫卿也仲舒此議乃私爲之未上之天子主父偃竊而奏焉其下吏當死者依擅議宗廟之律也偃蓋嫉之而欲致其死武帝赦之武帝之明也淮南王傳言上下公卿治所連列與淮

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初非由步舒顓斷
與五行志之言不合衡山王尤與步舒無干乃論者並
歸獄於步舒亦未得其實也今觀決獄之論斷極為平
恕迥非張湯趙禹之殘酷可比使武帝時治獄者皆能
若此酷吏傳何必作哉

駁議　詳上

按駁議大旨劭之自敘已詳傳又云二年詔拜劭為袁
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概
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
官典式多劭所立與前文刪定律令為漢儀是二事前
書奏於建安元年獻帝喜之此書集於二年其時不同
當為二書漢儀已不傳漢官儀亦散逸近有平津館輯
本所集多係漢制而漢律之文當亦在其中然難別白

矣

殺人母兄代死　應劭傳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

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損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謂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按劭所集駁議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尚可採而彙錄之餘皆散佚劭自造者二十七存未傳所錄之一事唯此篇實無精義不知范氏何以獨取之豈以其文

詞勝耶今就此獄論之丈玉殺人本無可疑乃初軍詣
官自縊將許其代死乎不許其代死乎許之違法不許
傷情事處兩難遂生疑義以法論則丈玉無可生之理
以事論則初軍有已死之情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仍然
論死是人之一家之中於法死之外復死一人也使初
軍有代死之心詣官自訴經官許之而初軍乃死此則
爲殺無罪之初軍而括當死之丈玉誠於法有違今初
軍不經官許而自死其愛子愛弟之深亦出於天理人
情之不自已與自經溝瀆者不同烏得置之不論制刑
之本必協情理若不問情理而但云執法恐未足以饜
人心也陳忠因罪疑而從輕其用法不失爲平恕夫殺
人而無償命之人則法廢今有一命以償以全法也求
代死而不得必飲恨黃泉今不使之徒死以順情也一

家之中若償命者一人徒死者又一人則不平不平則爭端不息今但以一命償之以息爭也忠之原議不傳不知其攙詞若何然不得謂之敗法亂政又何悔之可追哉唯文玉阻兵安忍貸其命已幸矣若仍得安處鄉里亦非所以禁暴之道減死而戍之邊則情法兩盡忠猶未計及此也

建武律令故事　隋志梁建武律令故事一卷亡唐志刑法類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按隋志稱梁有已亡而唐志又列之者其書於唐時又出自民間也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按建武既有省刑法之議其更改者必多今紀中所書關於法律者約二十餘條已分見各門不再出其不載於紀者則無可攷矣

漢名臣奏事三十卷　隋志漢名臣奏事三十卷唐志漢名臣奏事二十九卷又陳壽漢名臣奏事三十卷並在刑法類

按此奏事之關乎刑法者故在刑法類晉書陳壽傳載所著各書無漢名臣奏事之名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志同

初學記刑罰第九漢名臣奏事唐林曰秦誤重刑而群盜盈山赤衣半道

按此書所見者僅此數語錄之

廷尉決事　廷尉駮事　唐志刑法類廷尉決事二十卷

廷尉駮事十一卷

按此書名不題漢而廁於漢人之間當爲漢人書隋志有魏廷尉決事而無此二書

廷尉決事

狂病殺母弟　御覽六百四十六　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前世決事　朱博傳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條

白焉博皆召掾史竝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按前世決事後世之師也博能平其輕重十中八九其材固過人亦經驗之多博自謂二十年耳剸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在其中此眞曉事人語若一無經驗而人事又不能深求但拘守往律以爲定斷而天理人情或未盡協其輕重轉有不得其平者此經驗之所以必不可少也博事無關決事因所言頗有理故錄之

馬將軍故事　馬援傳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駮乖外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

摭遺二十二終